



名家美文

竹林的故事

□ 胡竹峰

想重读《竹林的故事》，找不到那本书了。去年整理书架还看到过，这回不见了，书报太多太乱。

记得初读废名《竹林的故事》。旧杂志发黄，翻开书页，依稀往日味道。是夏天的事，放牛的老者回来了，走在塘埂上，人与牛的影子倒映在池塘里，西天上了晚霞。土砖瓦房，屋檐下堆着柴火，门槛是一长条青石，暮色与竹韵一起，一个小男孩在门槛上坐着，小男孩是我。门前树影婆娑，树林外的竹窠群蚊乱飞。

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叫他老程。

废名落笔不事雕饰，平淡而真实，读出生之种种，沉痛处让人惊心。

我的记忆有竹林的味道。

我的记忆有竹林的颜色。

我的记忆有竹林的故事。

对于竹有偏爱。大凡人喜欢一件物什，总有理由，像陶渊明“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之类。我的爱竹，大概是天性吧，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行经竹林，听见竹声飒飒，两眼绿意盈盈，就欣喜得忘乎所以了。

老家岳西属山区，山里遍野松木，竹林也多。重重叠叠、密密匝匝望不到头。到近处看，有的修直有的峭拔有的苍劲，各得神采。

清明前后，一场场雨，春笋破地而起，从泥土里冒出来，从石缝间钻出来，从沙砾中挤出来。笋见风长，一日日拔高，不管不顾，几个月工夫，粗粗大大成一片竹林，绿得浓重葳蕤苍翠，那是生意也是自然。自然的生意，欣欣向荣，人看了心生欢喜。树林多菌，竹林有笋。挖笋与采蘑菇是风俗画。满目葱翠中，挑挑拣拣寻觅冬笋，有乘骏马衣轻裘的轩昂。

旧宅前有片竹林，是我小时候的乐园。那块天地里，有野鸟，有家雀，更有郁郁青青一片阴凉。竹皮十分

光滑，油亮亮作翡翠绿，摸上去冰凉舒适。风过时，竹叶沙沙响，像琴音，像蚕食。我们喜欢找一丛竹枝做窝，在上面静卧。有时还蹲上一根细竹顶，然后吊下来，双脚着地，再松手，竹子嗖的一声如飞箭般弹回。大人见了总要骂，说吊坏了竹子。每每慌忙中捡根细木棍子在胯下夹着，口中唧唧作马蹄声，逃也似的跑走。

夏日暑气正烈，常常和外祖母搬张竹床，放在竹林中小睡。仰面躺着，竹叶挡住了阳光，遮阳的大荷叶扔在一旁。不时吹来一阵好风，凉飕飕的，偶尔几丝阳光点点滴漏，经竹叶筛过淌了下来，青草地上洒满斑驳的碎影。外祖母早已经沉沉入眠，我总是睡不着，心事幽转，转背看竹影，透过竹叶而下的光明明灭灭。

到了夏天，人总贪睡竹床，清凉凉的，很舒服。到了晚上，家家户户搬出竹床，在星空下露地乘凉。

故乡人家竹器繁多，竹床外，还有拐杖、扁担、筷子、衣竿，种种竹篾编成的箩、筐、盒、席、凳、椅。春天时候，打来的野菜放在一个竹篮里，一种长方形的竹篮，叫作黄米箩。乡间小姑娘一手挎着黄米箩，一边边捻着什么，有劳作之美也有艺术之美。乡农惜物，不少人家的竹器颇有年头，触手世故而又温厚丰润。竹色像鸡蛋壳，薄薄一层暗黄是岁月走过的亮光。

竹器的使用，可远溯至上古。操作之什，起居之器，争战之备，不少即为竹子做成。古时削竹为筒，为书写轻便和防蛀虫，要将青竹火烤杀青，竹中水分如汗渗出，故又叫汗青，所谓丹心汗青。

古代大臣上朝拿的手板，有时也以竹片制成，且有纹饰，上可记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名为裘钟，六朝齐高帝赐人竹根如意，皆竹之雅器也，非一般用具所能比。苏东坡“无竹令人俗”一句浩荡，后人说竹中虚劲节、清高独介，堪比君子。竹无金银珠玉

气，也和象犀之类迥然有别，文人雅士以此标榜，广做竹刻，笔筒、诗筒、香筒、臂搁、扇骨、笔洗、水丞、储盒、砚屏，甚至印章、簪钗也偶存竹韵。

民间有这样的话：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是体察物性后所赋予的一种人格，君子如玉，君子如竹。竹之性，一直，二节，中空，故为雅器，多以其喻德。这是竹子的辩证法：正直才大，有节有节操，中空喻虚心。处处是做人的道理也是处世之法。人间有道，官也好民也好，穷也罢富也罢，品行直，有节操，能虚心，自然长长久久。否则，虽高论惑人，愚弄一时，终非正途终非大道。

竹器里最爱臂搁与笔筒，竹色殷红，被碟刀口下有肌肤之感也有时光之叹。存得一小块湘妃竹片旧臂搁，刻竹枝叶，不知年代，无论刻工，却爱其清凉苍老，跟庄绶纶在香筒上刻雾霭云鬟一样销魂。《竹人录》里记载庄绶纶年四十余不娶，绝无艳冶之好，偏偏喜欢竹刻的美人。

湘妃竹又名泪竹、斑竹，我在湖南见过很多。竹斑朵朵如花，中央点紫，有晕，与芦叶斑点相似，颜色红褐，又如陈旧的淡墨。说是尧舜时代湖南苍梧山上有九条恶龙，常到湘江戏水，引发洪灾。舜爱民心切，赶去除害，劳累病逝。娥皇、女英二妃闻此噩耗，奔丧而来，伤心哭哭九夜九夜而死，血泪沾竹，泪痕成斑，化为斑竹，二人成了湘水之神，云纹紫斑的竹子自此称为湘妃竹。故事不必当真，后人喜欢湘竹，迷的也正是这古老浪漫的神话。

苍梧山现名九嶷山，那年自山下经过，午饭吃到了山上的竹笋。不知道是不是湘妃竹之笋，怕是焚琴煮鹤了。洞庭湖君山岛上有湘妃祠，更多湘妃竹，竹木幽幽，有清凉气，又有古旧味道。自竹林下走过，心情常常飘忽。

竹器好，竹画更好。

竹画难画，难在脱俗。元人李衍

认为画竹重要的还是枝叶姿态，一笔笔有生意，一面面得自然。说是四面团栾，枝叶活动，方为成竹。一笔笔生意一面面自然是大境界，得生意者失了自然，得自然者常常失了生意。

李衍可谓竹的知音，一生爱画竹写竹，他的《竹谱详录》我翻得熟。说竹生于石，则躯体坚而瘦硬，枝叶枯焦，如古烈士；生于水边的竹子性柔而婉顺，枝叶疏朗，是谦恭君子；生于土石之间的竹子，不燥不润，根干劲圆，枝叶畅茂，如卓尔有立的仁志之士。

徽州山坡上满满都是毛竹。马头墙外的乱石区，中立三五根竹子，比坡上竹瘦一点，有倔气有傲气。水边的竹子见得更多，老家水域河流池塘密布，有竹终年长在水边，湿气太重，竹叶细小零落，远看隐然是儒士布衣。土石之间的竹子长势喜人，达五六丈之高，真个精神抖擞。

风雪雷电，有些树每每抵不住，或折枝或断根，竹却决然立着，故先贤常以其拟人。元人画竹之风盛行，到底心绪难平，借此寄情言志，泄胸中闷气，追慕汉风。

李衍之后，画竹者当数郑板桥。郑板桥以书画名，也工诗，仕途失意，难免伤时感事，心情低沉。幸好以艺养心，以艺遣性，以艺通神，笔下韵文音节始终清美自喜，沉郁的心情于是坦荡正大通透，所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郑板桥书画诗文筋骨，不移不屈，不失本色，深知竹子性格，才写出这样深切周至的颂词。

郑板桥一生以竹为伴，他家两间房屋的南面种有竹，新篁初放，绿荫照人。夏天，置小榻其中看书看竹，清凉自适。秋冬之际，破竹为窗棂，用匀薄的白纸糊上，风和日暖，冻蝇触纸窗，咚咚作小鼓声，片片竹影映在窗纸上，宛如天然竹画。故笔下画竹没有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为竹写神，以竹写生。瘦劲孤高，是竹的精神；豪迈凌云，是竹的生性。郑板桥一纸墨色，写尽了竹

韵。文字也如书画，可以师承先贤，也不必师承。一生对照四季，找出春色，找出夏热，找出秋意，找出冬景，逐一消磨，可知艺无涯也。

去年山乡小住，农家小院一丛竹，上绕藤萝，结了三五只苦瓜，恨不得有郑板桥为之写生耳。后来到底请友人画了幅水墨，一竹、两柿，题“事事如意”四字。又自作题跋：

斜风生白露，轩幌浮松痕。
心念一竿竹，此物最知情。

（作者简介：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等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三毛散文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

天涯诗海

四月的草原

（外二首）

■ 胡玉枝

在四月的春深里
我去了向往的草原
这四月的草原
没有传说的蓝天白云
也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
灰蒙蒙的云灰蒙蒙的天
将那一望无际的连绵和广阔
拉近又送远
偶尔飘过的几朵牛群
慵懒而散漫地啃着枯黄的
茅草
间或开在路边矮小的杏花
让人想起这是四月天

那悠长的公路翻过一座座
山顶
像一条蠕动的蟒蛇一眼望
不到边
远处散落的民居 一片片
心儿的
如散落的纸片 不见人影
大块荒芜的土地上没有毡
房和牧歌
三三两两的小蒙古包
孤零零地挖成了风景

匆匆地来去
背后的夕阳和马头琴
停留在季节的深处
流浪的心 等我打马归来

湖边的水仙花

我的孤独像一朵云
在山丘和峡谷间飘荡
忽然 我看见一丛金色的
水仙花
在湖水边迎着微风起舞翩
翩

那片花瓣似繁星点点
连绵起伏地在银河里闪烁
它们沿着湖的边缘
延伸 延伸成无尽的烟岚
谁在烟岚里孤独成一棵树

连同那幽幽波光 也跳跃着
那丛水仙花伴着波光
与湖水上的云流向远方
这一幅奇妙的画卷定格在
天边

我凝望着 这上苍赋予我
的灵魂
和湖边的水仙花
放逐我的孤独

春夜的蛊惑

哦，一直善护的口舌
一直沉默的心怀
在这个夜晚
被怀春的空气引诱蛊惑
说出了家长里短
连同那些好坏
就这样
送了风的打探

那蛊惑的春夜
摇着风铃
很满足地消失在细小的树
影里

我被掏空的心和懊悔
晾在越来越暗的夜色里
痛不能已

时光荏苒

韭菜是普通的菜，但生命力强，易于生长，一年四季均可种植食用。在我老家海南东方市感恩平原边上的村里，我母亲与韭菜很有缘分，关系一点也不普通。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我能记事的时候，母亲已种植韭菜。尽管生产队几次分配过家庭种植菜地，但母亲不因地块变更而改变初心，仍然在更新的土地上种植韭菜，一直种植到九十年代初期。母亲除了在生产队分配的地块上种植韭菜，还在自家庭院里，用围墙隔出一小块空地来种植韭菜。母亲种植韭菜，从松地、起垄，到施肥、除草等步骤都很讲究，一丝不

人生小记

拔谷荻

□ 于信秀

春暖花开，风和日丽，又到了拔谷荻的最佳时节。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白天还和老婆回忆着小时候拔谷荻的趣事，晚上便梦见吃谷荻了：盘坐在地上，手持一把谷荻，一根根地剥去绿皮，露出雪白绵软的嫩丝絮，放嘴里一嚼，软中带脆，甜丝丝的，很是清气。早上醒来，仿佛嘴里还遗留着一股清香味儿，不由咂吧咂吧嘴。

谷荻，别称茅荻，是茅草处于花苞时期的花穗。茅草生命力十分顽强，春风一吹，茅草就会破土萌芽，繁衍出一大片生生不息的绿色，烧荒而裸露的坡地，路边，地头，河滩，沟渠，随处可见。清明一到，茅草便偷益出那些如锥似针的花苞，尖尖的红头，绿绿胖胖的身体，红绿相间，透着诱惑。这便是谷荻，其特有的味道总吸引着大人小孩前来拔食。

谷荻很难拔，须把裹着谷荻的叶子分开，一手摁着，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捏住谷荻的中段，轻轻往上

苟……母亲是真的乐在其中啊。

老家村子的东南边是国营农场的生产队，相距一公里多。那时候，农场工人经常到村里来买鸡蛋、蔬菜、红薯等。有一回，几位工人看见我母亲在庭院收割韭菜，便驻足围观。他们边看边议论，说韭菜长得这么好，要不要买些回生产队做饺子。母亲听到了，微笑着说：“卖就不卖了，可以送给你们一起分享。”还说：“我的力气如井水，使用了便可轮回。”农场工人接过韭菜后，拿出钱让母亲一定要收下，但母亲怎么都不肯收，硬塞也不收。农场工人感动于母亲的爱心和大气，于是拿着新鲜韭菜开开心心地回去了。

提，用力大了或者用力猛了会把谷荻提断。口中还要念念有词，女孩是轻声细语：“谷荻谷荻，上天拉犁，今年吃了，明年还你。”男孩就略显粗俗：“谷荻谷荻，老牛抬蹄，你不出来，抽筋剥皮。”仿佛不说这话，谷荻就不出来一样。

有劳动就有收获，等口袋里装满了谷荻，就慢慢享用了。吃谷荻要的是时间恰好，早了太嫩，提不出来；晚了太老，嚼不烂，没有味道。谷雨过后，谷荻就老了。那些逃过我和小伙伴们馋嘴的谷荻，在天底下使劲抽茎拔穗，开出漫天漫地的茅花，雪白的一片片的。如云似锦的谷荻穗儿，古人称之为“荼”，成语“如火如荼”的“荼”就衍生于此。

谷荻没了，我们就去挖茅草的根当糖吃。挖出来的茅根带回家中，用清水洗净，放到嘴里咀嚼，甘冽的甜汁满口都是，真是神清气爽，甘甜如怡。

谷荻，丰盈了人生历程的记忆，滋润了乡下孩子的童年。

母亲与韭菜

没过几天，那几位农场生产队工人竟然来我家送饺子了。他们说：“大姐不收一分钱便送韭菜给我们做饺子馅，我们也送来饺子一起分享。”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饺子，猪肉韭菜馅的饺子香气弥漫，让人回味无穷，印象深刻。从那时起，我家和那几位农场工人便常常来往，非常亲切，而我也开始学习说简单的普通话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们村里，很多人家养狗看家防偷盗。有一次，有只狗生崽，一位路过的村民走近了些，便被狠狠咬了一口。当时有民间偏方，只要将韭菜和老盐一起磨烂包扎，伤口便可愈合。母亲知道

□ 陈恩睿

了，二话不说便急忙赶去菜园收割一捆韭菜赠送。

对于我们家来说，韭菜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我生病没有食欲，母亲就会用韭菜煮粉丝汤，那是我爱吃的一道菜。母亲做韭菜煎蛋也很拿手。她会将一把韭菜切成小小的细细的，看起来量比较多，然后放进稍大的碗里，撒上盐，和鸭蛋一起搅拌，再放到锅里煎。多煮一会，韭菜特殊的香味，混合着鸭蛋，便散发出了更加香浓的味道。那时，韭菜煮粉丝、韭菜煎鸭蛋均是让我胃口大开的的美味。如今，都已过去四五十年了，韭菜带来的香醇，还是让人记忆犹新。

乡村韵味

老灶里的乡愁

□ 倪梦洁

江南的羊肉。肉只要切成大块，冷水下锅，加入葱、蒜、料酒煮熟去腥，再加老抽、冰糖、香料等调味料。接下来，只要在灶膛前控制火候就行，往里塞入一根根桑树枝，微热的火焰会慢慢熟透肉的每一寸，那些浓厚的汤汁也被驱赶到肉里，咸香的气味弥漫整个老灶，令人垂涎欲滴。这道菜是江南地区款待客人和新年必备的大菜，而老灶成了这道菜的灵魂，缺一不可。

老灶也是最能处理米饭的，故乡自家种的大米洗净后放进锅里。灶膛里必须扔进一把大火，熊熊有力，等到火将锅中的水收干后，定不能急着掀开锅盖，而要静静等待灶膛里的余温将米饭焖熟。时间催化下，锅中的米饭焦香四溢，锅底还有一大片锅巴，金黄酥脆，咬下一口，童年的味道瞬间就被寻了回来。

等待是我在老灶边做得最多的一件事，老灶总是慢悠悠的，在这里做一顿饭所花的时间一定比在燃气灶上要长，可我却宁愿多等一会儿，多花点时间和老灶待一会儿。春日

穿越隧道

□ 何铜陵

猛然，这列突破昨夜雨幕的绿皮火车，炸响汽笛，开始穿入隧道，穿入历史与未来血脉贯通的里程。

所有的眸子都被惊跳，所有的心律都加速跳动。此时此刻，根本就分不清昼与夜、生与死的界线，仿佛是整个黑洞吞噬了大千世界。

最清醒的莫过于司机，他率先领受了天雷与地火相并运行时的共振力。看啊，他那双探照灯似的黑眼睛，霎时充足了血，仿佛即将燃烧起来……

在颤栗不安的呼啸声中，这头不屈的穿山甲，这匹不挠的蛟龙，正对准前方光明的出入口，进行不可逆转的大冲刺！

真是好啊，光明的剪影总是比黑暗的剪影更加撩拨人心。

在软卧车厢里，一个饱经风霜的矮个老者，闪烁着睿智的目光，潇洒从容地打着桥牌……汽笛拉响！历史骤转！

呵——中国这列高速行驶的“复兴号”，正朝向山峦叠嶂、险象环生的明天奋勇进发……

的黄昏下，乡间弥漫着从老灶烟囱里飘散出来的烟火气，每一段烟火气里都藏着一顿热腾腾的晚餐，那是老灶的功劳，也是老灶的幸福。

如今，很少有老灶了，村里头的人渐渐地搬到了城镇，老灶也大多被拆除。可每个农村人心里头都一定藏着一口老灶，它不仅有故乡的味道，还蕴含着一份滚烫的乡愁。